

安徒生童話選集



美 神

新文藝出版社

安徒生童話選集

美

神

葉君健譯

新文藝出版社

一九五六·上海

內 容 提 要

這個集子包括十四篇美麗的童話。它們不僅充滿了富於詩意的想像和作者那種特有的，天真的幽默感，還暴露出當時社會不合理的人生和表現出作者當時對於藝術的看法。『老單身漢的睡帽』是對違反人性的生活的一個嚴厲的抗議。『門鑰匙』是對有閑階級的無聊和虛偽生活的一種尖銳的諷刺。『美神』假借一個神話的故事，說明作者怎樣認真地對待他藝術的勞動。每篇童話是一個有趣的故事，但同時對我們也是一個富有深意的啓示。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H. C. Andersens Eventyr;
Hans Andersen's Fairy Tales

根據 Gyldendalske Boghandel, Kobenhav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版本譯出

美 神

安 徒 生 著
葉 君 健 譯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光藝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 號 905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5 9/16 字數 82,000

(原一版印 23,000 冊)

一九五六年二月新一版

一九五六年二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23,001—26,000 定價 0.50 元

目次

老單身漢的睡帽·····	三
小小的綠東西·····	二五
一塊銀毫·····	二九
蝸牛和玫瑰樹·····	三七
兩隻公雞·····	四四
門鑰匙·····	五〇
金黃的寶貝·····	六九
風暴把招牌換了·····	八六
雪人·····	九四
波爾格龍的主教和他的親族·····	一〇五

老頭子做的事兒總是對的

二八

甲蟲

二九

回憶

三〇

美神

三一

老單身漢的睡帽

哥本哈根有一條街；它有一個奇怪的名字，叫做虎斯根·斯特勒得。①這個名字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它的意義是什麼呢？據說它源出於德文。不過在這點上，那未免對於德國人不公平了，因為那應該是 Hänschen 纔是——它的意義是「小房子」。有個時候——的確是在許多許多年以前——這兒曾經有過幾座小房子。它們跟我們在廟會的時候所看到的那些木棚子大不相同。它們可能是略為大一點，而且開得有窗子；不過窗框裏鑲着的東西，不是獸角，就是膀胱皮，因為那時玻璃的價錢很貴，不是每一個屋子都用得起的。當然囉，我們是在談很久以前的事情——那麼久，即使祖父的祖父談起它的時候，也要說「好久以前的時候」——事實上，那是好幾個世紀以前的事兒。

① 原文是 Husken stræde Husken 即「小房子」的意思，多數由 hus（房子）和 ken（代表「小」的接尾語）所組成。 stræde 即「街」的意思。——譯者。

卜列門和留貝克^①的有錢商人經常跟哥本哈根做生意。他們不親自到這兒來，但是派他們的店員來。這些人就住在這條小房子街上的一些木棚子裏，出賣啤酒和香料。

德國的啤酒是好的，而且種類繁多——卜列門，普利生，愛姆塞，甚至還有布龍斯威克啤酒^②。香料出售的數量也不少——番紅花，大茴香，生薑，特別是胡椒。是的，胡椒是這兒一個主要的商品；因此那些德國的店員們就獲得了一個綽號：『胡椒紳士』。此外他們在本國還要接受一個條件，那就是他們不能在哥本哈根討太太。他們有許多人就這樣老了。

他們得自己照料自己，佈置自己的生活。壓制自己的感情——如果他們的感情真會衝動起來的話。他們有些人變成了孤獨的單身漢，腦子裏全是些怪想頭，生活習慣也很古怪。在他們當中，凡是達到了某種年齡而還沒有結婚的人，在丹麥都被叫做『胡椒紳士』。凡是想要懂得這個故事的人，必須了解這一點。

『胡椒紳士』成了嘲笑的一個對象。人們告訴他們說：他們要戴上睡帽，並且把帽子拉到

① 卜列門 (Bremen) 和留貝克 (Lubeck) 是德國的兩個城市。——譯者。

② 布龍斯威克 (Brunswick) 是德國中部的一個城市。這兒的啤酒是著名地強烈。——譯者。

眼睛上，然後去睡覺纔好。小孩子們唱道：

砍樹，砍樹，

可憐的單身漢是悲哀的山精；

一頂睡帽送他去睡覺，

他只好自己燃起自己的熱情。

是的，這就是人們所唱的關於胡椒先生們的歌。大家這樣開一個可憐單身漢和他的睡帽的玩笑，完全是因為他們既不理解單身漢，也不認識他的睡帽。咳，這種睡帽誰也不願意戴上，爲什麼呢？我們馬上就會知道其中的道理。

在很古的時候，這條小房子街上沒有鋪石塊；人們從這個坑裏爬出來，又跌到另一個坑裏去，好像是在一條側路上一樣；而且它還狹窄得很。那些小房子緊挨在一起，對面的距離很短，所以在夏天常常就有人把一張布篷從這個屋子扯到對面隣居的屋子上去。在這種場合下面，胡

椒、番紅花和生薑的一股氣味就變得比平時加倍地強烈。

人們很難看見年輕人站在櫃台後面，店員一般地說來，都是些老單身漢。但是他們並不是像我們想像中那樣的人物：這就是說，他們並沒有戴着假髮和睡帽，穿着絲絨的短褲，背心，把上衣的扣子一直扣到下巴那兒。不是的，祖父的曾祖父可能是那個樣兒——肖像上也是這樣繪着的；但是一個『胡椒紳士』却沒有錢請人來畫他的肖像，雖然現在如果把他站在櫃台後面、或在聖日去教堂做禮拜時的那副樣兒畫出一張像來，會是滿有趣的。他的帽子的頂很高、邊很寬。有時一個最年輕的店員可能還會在他的帽上插一根羽毛。毛絨襯衫被隱藏在一個很寬、很乾淨的領子下面，窄上衣的扣子一直扣到下巴那兒，大氅鬆鬆地披在身上，褲腳被紮進寬頭的鞋裏——因為這些店員們都不穿襪子。他們在他們的腰帶裏掛着一把午餐的刀子和湯匙；同時爲了自衛起見，還帶有一把較大的刀子——這個武器有時是非常必需的。

安東尼——一位年紀最大的店員——在節日和聖日就有這麼一副裝束。他只有一點與衆不同：他沒有戴那種高頂的帽子，而却戴一種很平的無邊帽。在這帽子底下還有一頂手織的便帽——一頂不折不扣的睡帽。他戴慣了它，所以它就老是在他的頭上。他有兩頂這樣的帽子。

這個老傢伙可以做一位畫家的主題。他瘦削得像板條一樣；他的眼睛和嘴巴的四周全是皺紋；他的手指長得很長，全是骨頭；他的眉毛是灰色的，密得像灌木叢。他的左眼上懸得有一撮頭髮——這固然引起人對他的注意，但並不使他顯得漂亮。人們都知道，他是來自卜列門；然而這並不是他的故鄉，雖然他的老闖住在那兒。他的老家是在杜林吉亞——在瓦爾特堡附近的愛塞納哈城。○老安東尼不大常談到它，但這更使他想念它。

這條街上的那些老店員們不常常集到一起。每人待在自己的店裏——晚間很早就關上門了。街上因此顯得相當黑暗。只有一絲微光從屋頂上鑲着角的窗子裏透露出來。在這屋子裏面，老單身漢一般地是坐在牀上，手裏拿着一本德文聖詩集，口中吟着晚禱詩。或者他就在屋子裏東摸西摸，一直到深夜，忙着做種種色色的事情。這種生活當然不是很有趣的。在他鄉作爲一個異國人是一種很悲慘的命運：誰也不管你，除非你妨害到別人。

○ 杜林吉亞 (Thuringia) 是德國一個風景優美的省份，以多森林和美麗的城市如魏瑪 (Weimar) 和愛塞納哈 (Eisenach) 著名。瓦爾特堡 (Wartburg) 是一個古老的宮殿；在中世紀許多吟遊詩人經常到這兒來舉行詩歌比賽——譯者。

當外面是黑夜，下着雪和雨的時候，這地方就常常顯得極端陰暗和寂寞。這兒看不見什麼燈，只有掛在牆上的那個聖母像面前有一個小亮。附近城牆邊的一個渡口那兒的水聲，這時也可以很清楚地聽得見。這樣的晚上是既漫長而又可怕，除非人們能找些事情來做。打包裹和拆包裹並非是天天有的事情；而人們也不能老是擦着秤或者做着紙袋子。除了這類的事兒以外，人們還應該找些別的事情做。

老安東尼正是這樣打發他的時間：他常常補他的衣服和皮鞋。當他最後要上牀的時候，他就根據他的習慣戴上他的睡帽。他把它戴得很低。但是不一會兒他又把它推上去，看看燈是不是完全滅了。他要把燈摸一下，把燈芯捏一下，然後翻身躺着，又把睡帽拉下一點。這時他心裏又疑慮起來：是不是下面那個小火鉢裏面的炭已經熄了，被壓滅了——一顆小小的火星，如果還沒有滅的話，可能引起大火來，造成損失。

於是他就從牀上起來，爬下梯子——因為我們很難把它叫做「樓」梯。當他走到那個火鉢旁邊來的時候，一顆火星也看不見；他很可以轉身就回去的。但是當他走了一半的時候，他又常常想起了窗扉沒有關牢。是的，他的那雙瘦腿又只好把他送到樓下來。

他很冷，他的牙齒在他的嘴裏打戰，因為當你冷得支持不了的時候，寒冷也就顯得加倍地厲害了。他把被子緊裹在身上，把他的睡帽拉得更低，直蓋到眉毛上，然後他的思想便從生意和這天的工作轉到別的問題上面去。但是這也不能成為他很愉快的消遣，因為這時許多舊的回憶就來了，在他周圍豎起一層簾子，這些簾子上常常是有刺的。一個人常常用這刺來刺自己，叫出一聲『哦！』於是這些刺就刺進肉裏去，使人發燒起來，有時還使眼睛流出眼淚來。老安東尼就常常是這個樣子——流出熱淚來。

大顆的淚珠接二連三地冒出來，落到被子上或地板上。它們滴得很響，好像他的心弦已經斷了。有時它們像火焰似地升起來，照出一個生命的圖畫——這在他的心裏永遠也消逝不了。如果他用睡帽把他的眼睛揩一下的話，這眼淚和圖畫的確就會破滅了的，但是這眼淚的源泉却是一點也沒有動搖，它仍然藏在他心的深處。這些圖畫並不根據生活中的實際情況，依次顯現出來；最痛苦的情景常常是一起湧來；然後最快樂的又一齊來了，但是這類的情景總帶得最深的陰影。

丹麥的山毛櫸林子是美麗的；但是杜林吉亞的森林，在安東尼的眼中，顯得更美麗得多。在

那個巍峨的騎士式的宮殿旁長着的許多老樹，在他的眼光中，是更威嚴和更莊重。這宮殿上的爬藤懸在許多石堆上；蘋果樹上的花開得要比丹麥的香得多。這情景他記得非常地生動，一顆亮晶晶的眼淚滾到他臉上來了；在這顆眼淚裏面，他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兩個孩子在玩耍——一個男孩和一個女孩。

那個男孩子有一副鮮紅的臉蛋，金黃的鬚髮和誠實的藍眼睛。他是一個富有商人的兒子，是小小的安東尼。那個小女孩有棧色的眼珠，黑髮和一副聰明秀氣的外表。她是市長的女兒茉莉。這兩個孩子在玩着一個蘋果。他們搖着這蘋果，聽到裏面的蘋果子被搖得發響。他們把它切成兩半；每個人拿一半。他們把蘋果子平均地分了，而且都吃掉了，只剩下一顆子。這個小女孩提議，他們應該把這顆子埋在土裏。

她說：『那麼你就可以看到會有什麼東西長出來。那將會是你料想不到的一件東西。一棵完整的蘋果樹將會長出來，但是它不會馬上就長的。』

於是她就將這蘋果子放在一個花鉢裏面。兩個人為它很關心。忙了一陣。這男孩用他的手指在土裏挖了一個洞，這小女孩把子放進裏面去；然後他們兩人就一齊用土把它蓋好。

『聽着，明天不准你把它挖出來去看它是不是長了根，』茉莉說。『這樣可就不行。我對我的花兒曾經這樣做過，但是只有兩次。我想看看它們是不是在生長——那時我也不太懂——結果花兒就都死了。』

安東尼把這花鉢移走。他整個冬天每天早晨去看它。可是除了黑土以外，他什麼也看不見。最後春天算是到來了；太陽又照得很溫暖。有兩片綠葉子從這鉢子裏冒出來。

『它們是屬於我和茉莉的，』這男孩子說。『這真是美——這真是出奇地美！』

不久第三片葉子又冒出來了。這一片代表什麼呢？是的，另外一片葉兒也長出來了，而且還有另外一片。一天一天地，一星期一星期地，它們長寬了。這植物開始長成一棵樹的形狀。這一切現在在一顆淚珠裏映出來了——它被揩乾了，不見了；但是它可以從安東尼心裏的源泉那兒再冒出來。

在愛塞納哈的附近有一堆石山。在這些山中，有一座山：它的外形是圓的，光禿禿的，既沒有長樹，也沒有長灌木林，也沒有長草。它是叫做微納斯山。這山裏面住着微納斯姑娘——異教徒時代的神祇之一。她又叫做荷萊姑娘。住在愛塞納哈城裏或周圍的孩子們，都聽到過關於她的

故事把那個高貴的騎士和吟遊詩人但霍依塞爾①，從瓦爾特堡的歌手羣中引誘到這山中去的人正是她。

小茉莉和安東尼站在這山的旁邊。有一次茉莉說：

『你敢敲敲，說：『荷萊姑娘，請把門打開，但霍依塞爾來了呀！』嗎？』

但是安東尼不敢。茉莉可是敢了，雖然她只是高聲地、清楚地說這幾個字：『荷萊姑娘，荷萊姑娘！』其餘的幾個字她說得那麼含糊，以至安東尼相信她事實上什麼也沒有講。可是她儘量做出一副大胆和淘氣的神氣——淘氣得像她有時帶些別的小女孩子到花園裏來逗他的那個樣兒；那時因為他不願意被人吻，同時想逃避她們，她們就都想吻他了；只有她是唯一敢吻他的人。

『我可以吻他！』她總是很驕傲地說。

這就是她的虛榮的表現。安東尼只有屈服了，對於這件事情他也不再研究。

① 但霍依塞爾 (Tannhäuser) 是德國十三世紀的一個抒情詩人。德國的名作曲家瓦格納 (Richard

Wagner 1813—1883) 曾根據關於他的傳說寫出一個有名的歌劇，叫做但霍依塞爾——譯者。

茉莉是多麼可愛和喜歡愚弄人啊！住在山裏的荷萊姑娘據說也是很美麗的，不過她的美是像一個誘惑人的惡魔。最美而又最慈悲的人要算是聖·伊麗莎伯。她是這地方的守護神，杜林吉亞的虔誠的公主；她的善行被編成了傳說和故事，流行在許多地方，永遠不被忘記。她的畫像掛在教堂裏，四周圍着許多銀燈。她一點也不像茉莉。

這兩個孩子所種的蘋果樹年年在生長。它長得那麼高，以至人們不得不把它移植到花園裏面去，讓它有新鮮空氣、露水和溫暖的太陽。這樹長得很結實，即使冬天來了它也不怕。它似乎要在這嚴寒的季節過去後，開出春天的花來，以表示它的愉快。在秋天它結了兩個蘋果——一個給茉莉，一個給安東尼。它不會結得比這少。

這株樹在欣欣向榮地長。茉莉也像這樹似地在生長。她是新鮮得像一朵蘋果花，可是安東尼不能再看到這朵花了一。一切東西都變了。茉莉的父親離開了老家，到很遠的地方去了；茉莉也跟他一起去了。是的，在我們的這個時代裏，蒸汽把他們的旅行縮短成爲幾個鐘頭。但是從愛塞納哈更向東走，到杜林吉亞最遠的邊境上的一個叫做魏瑪的城市，却需要比一天一夜還要更長的時間。

茉莉哭起來；安東尼也哭起來。他們的眼淚都溶到一起，而這眼淚帶得有玫瑰色的、美麗的、快樂的顏色。因為茉莉告訴他，說她愛他——愛他勝過於華麗的魏瑪城。

一年、兩年、三年過去了。在這期間他收到了兩封信。一封是由一個信差帶來的；另一封是由一個旅人帶回的。路途是那麼遙遠而又艱難，同時還要曲曲折折地經過許多城市和村莊。

茉莉和安東尼常常聽到人談起特里斯特蘭和依蘇爾特①的故事，而且這男孩常常把這故事來比自己和茉莉，雖然特里斯特蘭這個名字的意思是在「苦難中生長的」，而這却與安東尼的情況不相合，同時他也不能像特里斯特蘭那樣想像「她已經忘掉了我」。但是依蘇爾特的確沒有忘記掉她忠誠的騎士。當那兩個人在土裏安息，各躺在教堂的一邊的時候，他們墳上長着的菩提樹就伸到教堂的屋頂上去，它們盛開的花朵在那兒會了面。安東尼覺得這是很美麗的，但是很悲慘。不過，他和茉莉之間的關係不可能是這樣悲慘的吧。於是他就唱出一個老吟遊詩人維特·馮·德爾·佛格爾外得②所寫的一支歌：

① 這是中世紀一個傳奇故事中的兩個主角。特里斯特蘭 (Tristan) 愛上了國王馬爾克的女兒依蘇爾特 (Isolt)。因了皇后的嫉妒，他們不得結婚。——譯者。